

救 亡 文 庫

61  
422

# 戰歌



海 千 秋 出 版 社 經 售

---

---

……耶和華你上帝必將他們交給你，  
大大的擾亂他們，直到他們滅絕了。又將  
他們的君王交在你手中，你將使他們的名  
從天下消滅。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  
住，直到他們滅絕了……

——舊約聖經，申命記八章——

禍哉你這毀滅人的，自己倒不被毀滅  
• 行事詭詐的，人倒不以詭詐待你。你毀  
滅罷休了，自己必被毀滅。你行過了詭計  
• 人必以詭計待你。

——舊約聖經，以賽亞卅三章——

大方印務局

非常時期

歡迎承接

取價低廉

照常服務

愛國印件

交貨從速

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電話三六一二二二

---

由北方傳來的警號，  
聲聲震動了我的心房，  
這是我們自決的響角，  
不是懦弱者的嗟傷。  
它陣陣朝着島國吹去，  
嚇了敵人心抖膽喪。  
  
那虎豹一般的血口，  
那豺狼一般的心腸，  
橫行到了而今，  
積儲了多少血賬？  
我們還未國破家亡，  
爲什麼祇有奴才的身相？

記得瀋陽的一炮，

喪盡了東北的邊疆，

可憐無數的同胞，

從此陷入火山汪洋。

他們的生命是飄渺，

但還對了祖國惆悵！

由毛毛血手的扮飾，

塑出了一座傀儡的偶像。

無恥的漢奸狗子，

居然粉墨地登場；

甘心認了賊人作父，

忘棄了他秀麗的家鄉。

幸運有熱血的人們，

不願見這忘形的醜相；

把收回失地放在仔肩，

拔出了腰刀，擡起了鎗；

揭起還我河山的長竿，

去把復興洪鐘敲響。

東北的血跡還未乾，

熱河被佔又心傷，

可惡的毒獸——帝國主義，

豈真要實現大陸政策的夢想？

須知我們要站起來了，

準備給你一個身無安葬。



揭起還我河山的長竿，  
去把復興洪鐘敲響。

---

---

從「九一八」到了而今，

從「一二八」到了現在，

想不到毒獸的野心，

是這樣的貪婪無量。

我要湧起了血的奔流，

勿辜負了七尺昂藏。

誰料我們團結的初始。

你又來一套新的花樣：

在平津張大尖銳的利爪。

血花染赤了宛平的城牆。

可碰着二十九軍的弟兄們，

全是衛國的金剛。



大刀佈滿蘆溝橋，

刀光敵住了太陽光。

幾聲侵略的炸彈，

却換到了斷頭的取償！

我感謝浴血的將士們，

掀起了這自救的巨浪。

起來！不要徬徨，

也別再思量；

豈祇華北是野獸縱橫？

牠們早又預備渡過黃河，長江。

戰線沒有分南北，

戰區沒有前方和後方，

起來！我們要報復，

勿再徜徉；

隨着滔滔黃海浪，

浸滅那惡魔盤據的扶桑。

我們不論男女，或少壯，

全要反抗，反抗！反抗！

我們要做肉彈，

抗戰到敵人的滅亡；

假使是一時的失敗，

我們也不要失望，

要把青天白日遍地飄揚，

必須全面抗戰，抗戰延長。

二

在一個幽幽的深夜，

我憑欄望着天空：

月姐失去了顏色，

星兒隱去了跡蹤；

黑暗將宇宙埋沒，

但我心的火星是熊熊。

突來陣陣的喧嘩，

驚破了人們好夢。

原來又是野獸們的技倆，

血爪伸到這繁華的城市。

據說，有無數的戰艦進口，

預備重染上海一片紅光。

滿載箱籠的車子，

連綴似騰龍。

嬰啼，女號，老驚，弱呼……

是誰把他們播弄？

啊！這沒人道的敵人，

我誓不與你共！

果然次日的朝晨，

牠現出面目的窮兇。

悲哀的和平使者，

給那無情鬼子葬送。

天通菴的第一響鎗聲，

把世界的安全牽動。

這侵略者無數的狂嘯，

    嘯醒了無數迷蒙。

抗戰者正義的怒吼。

    吼起了同情之風。

可是這同情之風，

    依然無用，無用！

同情豈能制止野貓，

    同情豈能減少傷痛。

公約早已撕成蛺蝶，

    大炮才可無私，大公！

你這騙人的公理啊！

    我們再不向你作多情種。

你看：

那巨彈的哄哄，

那鐵鳥的嗡嗡；

無辜的被殺者，

風吹了腥，河流成紅。

誰還敢說，公理有用？

你看：

那烈火的熊熊，

那野貓的狂瘋。

偉大繁華的商埠，

屋餘了燼，人民餒凍。

誰還敢說，公理有用！

我把憤怒結成鋼刀，

同情的利刃，刺痛了我心胸。

你這無恥的帝國主義者，

看你多久惡極兇窮？

中華民族早已醒來，

絕無寸土相送。

無限的難民在躑躅，

無限的戰士在衝鋒。

他們環境雖是兩樣，

敵愾的心却相同。

敵人；你縱有犀利的武器，

可沒有團結一心的萬眾。

十字街頭的淪落者，

是悲憤，是慘痛！

那帶着餓色的雙目，

燃着火花般般紅。

在他們褲帶勒緊的當兒。

會惹起戰氣冲冲。

巨雷般的震蕩了，

那不是炸彈，那是血鐘。

橫滿街頭的殘骸斷肢，

是表示敵人的「親善」面孔。

牠將引起血的呼嘯，

震破了死的驚恐。





在他們褲帶勒緊的當兒，  
會惹起戰氣沖沖。

他們拋棄了流浪的身世，

投向那復興的巨浪中；

忍別了患難的家庭，

離棄了避難的囚籠。

握着枯瘦的雙手，

是戰的悲壯與光榮。

饑餓擋不住憤氣，

炸彈唬不止反抗。

於是朵朵燦爛的血花，

洒遍求存的戰線中。

真正的抗戰來了，來了，

多麼值得讚美，多麼值得稱頌。

三

勿忘！八月的血花，

那可惡魔鬼的無情；

你恃了野性的殘酷，

炸死了許多無辜生命。

但，你炸不了我們的國魂，

更炸不了這沖霄的吼聲。

黃浦灘頭的巍峨，

吻着了敵獸的血腥：

十里洋場成焦土，

焦土，焦土，焦不了我們的心。

試問毒辣的野獸們，

可曾滿足了獸性？

黃浦灘頭的和平像，

失了感動頑敵的神靈：

那高插雲霄的翅膀。

僅映着無數的機影；

伊纖足站立的石基，

僅倒臥無數的百姓。

黃浦灘頭友邦的艦鐘艦，

旗幟裏飄着片面的文明。

然而由幾枝煙突把它穿破，

黑煙吐出猙獰的本性；

牠們自私的躺着，

看這正義與野蠻的鬥爭。



那高插雲霄的翅膀，  
僅映着無數的機影。

這正是「公理」「文明」的一幕，

這正是「狐狸」「蝙蝠」的妖精。

他們要等待勝敗的判明，

才來宰割那敗者的性命。

但是，我們不倚賴，不憚忌別人了，

儘躺着吧！請，請。

一顆炮彈掠來，

驚破了牠們的安靜：

甲板上留了痕跡，

有人傷喪了性命。

啊！我真佩服文明者的海量，

牠依舊的躺着，依舊的冷冰。

那野獸的狂嘯，

是驚不起公理的反省；

我們爲正義而戰的角號，

僅震起一點小小的同情。

浦濱兩岸的老弱婦孺，

是隨着波流寂靜。

啊！這五光十色的海上，

原是粉飾着白銀黃金。

那成羣割據的人們，

早埋掉了正義的靈魂。

街頭鴿立者身上的鞭響，

遙遙應了那屠殺的炮聲。

他們是工是農，

是在起來中的中國老百姓。

他們含儲着莫大的意旨，

要為國的生存而鬥爭，

幸災樂禍的假文明啊！

你莫小覷了這些流浪人。

你無理狂悖的鞭子，

已抽動了他報復的心；

你將擋不住他的憤怒，

當心啊！他也要將你們戰勝，

中華民族再不屈辱了，

萬衆同心，築起衛國的新長城。



敵人送來的炮火，

你們抽起的鞭聲；

偉大的國魂啊！

你反抗的果子，將要收成。

待來年，

清算這連篇血債定無情！

敵人侵略的火燼，

你們壓榨的創痕；

有勞了革命的真神，

借了它們送來幾陣好音：

使我們地無分南北，

一樣地起來，一樣地猛醒。

這畸形的都市啊！

你自號西方的精神，

你借了土地給敵人，

用意是深深。

使殷紅的血，激流在黃浦灘頭，

目前的怒吼，是討伐你的先聲。

響澈雲霄的悲壯曲，

驚破了和平夢境：

「把我們的血肉，

築成我們新的長城」！

看吧！我們要佔上世界的第一位，

有這一日，便是你的沒落，我的光榮。

四

我踱過了××路，

徒增了無限吁噓。

這裏寄生着萬惡的假君子，

憧憬着腥臭的肉屍。

可憐他亂却了真性，

滿腔藏了拜金主義。

那無恥涼血的漢奸，

仍然挾着仇貨應市。

利用「吹牛」的宣傳。

鑿通國寶的漏卮。

想不到怒號的聲中，

還有這可恥的事。

那斑斑駁駁的銅臭，

竟吸去了他們的理智。

把人心變成狗心，

何妨向同胞詐欺。

我恨不得化顆炸彈，

轟破了那偽騙的狡計。

一面唱起救亡的高調，

一面掛起國貨的幌子。

唉！奴才的子孫們！

就想將民族葬進墓穴裏。

可惡更是「狐假虎威」，

厚顏地，在高趾揚氣。

熱烈燃燒我憤怒之火，

切齒咀咒那禽獸種子；

待我們自由花開燦爛，

看你葬身何處？

到那時，大眾的處分，

萬段碎了你的屍。

最後的審判是逃不了喲！

你盡管幹着無恥。

我們對付敵人是以血還血，

對付你們是萬死不赦。

須幹一番民族的清潔運動，

把你們撇棄，撇棄！



須幹一番民族的清潔運動，  
如何個地查。地查！

五

有一陣悠揚的音樂，

吹送到我的耳邊：

似是低唱的黃鶯，

似是倦啼的杜鵑。

哦！這感人的蕩聲啊！

又不像前綫一曲凱旋。

這不是戰時的軍號，

這是惡魔的淫喘。

那公子和小姐們啊！

雙雙摟着腰兒盤旋，

在炸彈的硝煙中，

在難民的淚眼前。

「商女不知亡國恨」，

丟了「進行曲」，唱上「雙雙燕」。

是被色情熏閉了良心，

戴起才子佳人的假臉；

出入肉林般的舞場間，

搭出安閒的「臭架子」。

把生存埋入黃金堆，

把國難付給肉迷戀。

談不到民族，

更談不到抗戰。

由那嘴角上一灣脂痕，

現出他們喪心與淺見。





由那嘴角上一灣脂痕，  
現出他們喪心與淺見。

戰壕裏的炮聲，

震不滅這爵士的管弦。

戰場上的碧血，

濺不散這香檳的夜宴。

啊！有這絕對不調的奏合，

誰逆了民族？誰逆了天？

行屍走肉的人們，

你脫落了時代陣線；

莫爲了一時的快活，

受了大眾的怒瞋。

該趁着這八月的血花，

快喚靈魂醒轉。

該趁着這澎湃的巨浪，

沖淨你麻木的心田，

莫再蹉跎了光陰，

莫再把志氣消潛。

都長了大好的頭顱，

爲什麼不孤注一擲在前線？

喂！失真性的人啊！

醒吧！生之路途祇在前面。

地獄沒有真幸福，

勿作黃金堆砌的笑臉。

快噴出你心中燄火，

換副英偉的型典。

要保障這自由的血花，

激切地血戰，血戰！

拿出多一分力量，

送敵人多一命歸天。

勇士們的腰刀，

應把疆場血濺。

幾百年的忍辱啊！

屈了洗雪最後的一天。

祇待我們的振臂，

衝過戰壕，衝出海岸線。

勿永遠受那懦弱的束縛，

糾正你信念的不堅。

六

我愛潑血的犧牲，

我厭兒女的綢繆。

時代的輪齒帶出了殺氣，

落伍了那脂粉式的「溫文雅秀」。

假使這是抗爭的戰場，

壯志不難吞惡獸。

成羣的人在狂歡，

街頭傳遍了捷報：

聽說又把敵人殲滅了，

哈！正是給侵略者的好酬勞。

我隱見報端的標題：

是「轟沉敵艦兩艘」。

暗地裏摸索袋中，

緊蹙了濃厚的眉頭。

啊：我生命的活泉，

——只剩「清風兩袖」。

捷報既讀不成。

酸淚却澀了咽喉。

窮光蛋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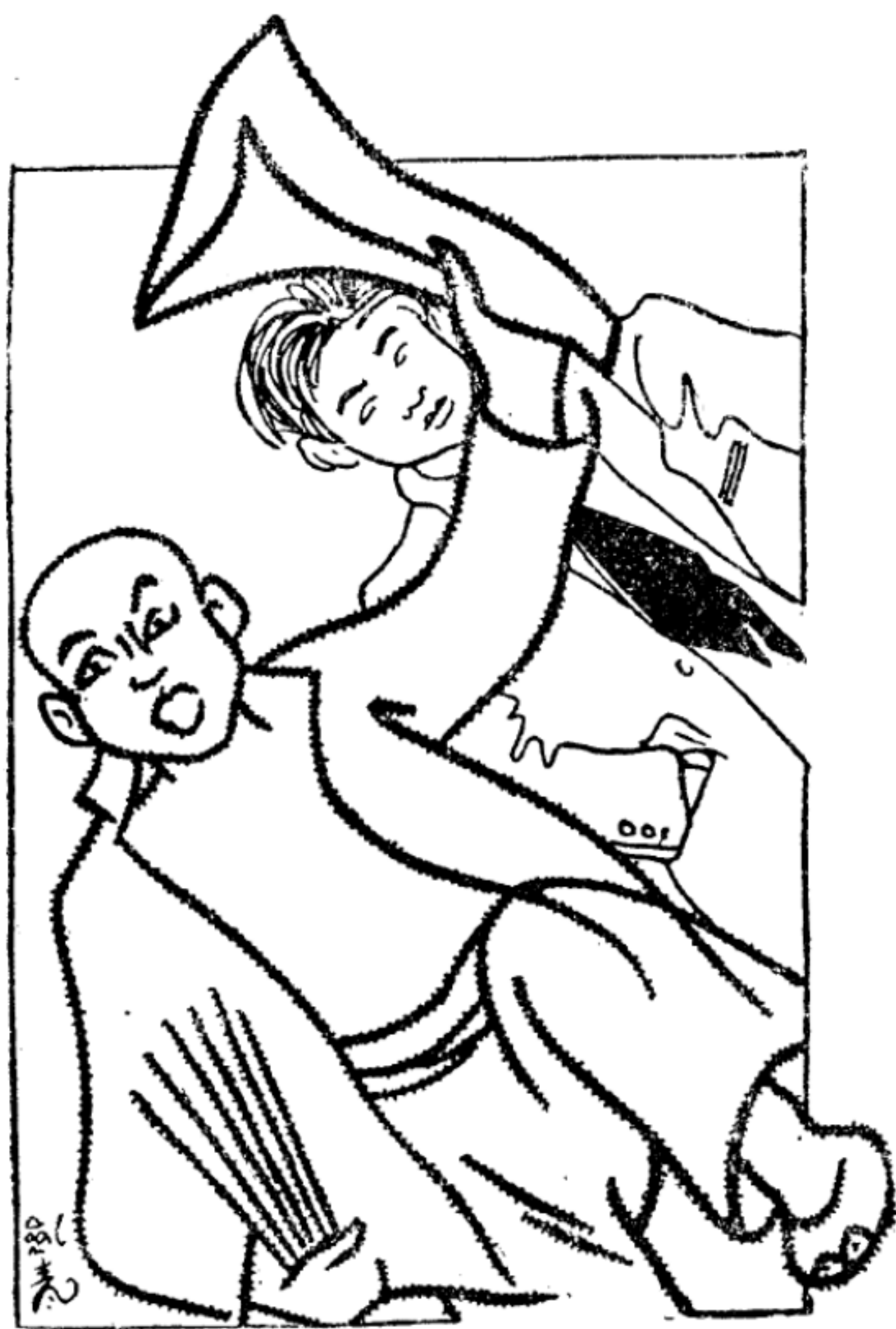
是誰害了你？

是那帝國主義者，

是那萬惡不赦的野狗。

但毋因窮困的逼迫，

削滅那犧牲的奮鬥。



啊！我生命的活泉，  
——祇剩「清風兩袖」。

我有應得的代價，

    曾向那資本家請求；

拒絕，是他唯一的賜予，

    挨餓是我不免的忍受，

炎涼的拜金者啊！

你夢想我從此命休。

餓，豈可加上強盜的罪名？

渴，不甘蒙上乞丐的怯羞。

    我要將壓榨下殘餘的生命，

送上最前最前的戰壕。

    那時，渴可痛飲敵人血，

飢可怒啖仇人頭。



我不怨許多假慇懃，

早估定了資本家的所有：

「打落水狗」是他的本能，

市僧本擅於縱操。

擯絕了他們吧！

須要莫回頭，不停留。

無數人們的遭遇，

全和我一樣。

這不是死滅的苦杯啊！

光明須在浴血之後。

最大的仇敵們，

請看準，是我的愁，還是你愁。

我曾有過一番私願，

要把惡魔粉碎不留；

而今却給我大好機會，

趁這刀光血影時候。

有深比海洋的國仇，

誰還願低頭袖手？

不甘挨餓的人喲！

快用戰爭來攫回你所有。

甚至攫了敵人的一切：

那肥沃的土地，那豐富的珠寶。

這是浴血後應得的代價，

快，伸手吧，莫發抖。

七

縱使嬌妻稚子，

手牽衣，眼淚流。

也不會拉動我結髮的戀情，

也不會惹起我骨肉的離愁。

若問我家庭怎樣？

請試看山河可還錦繡？

陌生的臉上浮起笑痕，

希奇地對我凝眸：

「爲什麼這般默默，

深思地撫着衿頭」？

「啊！要請你原諒，

我原是在思量奮鬥」。



陌生的臉上浮起笑痕，  
希奇地對我凝眸。

我興奮的神經，

戰士般的糾糾；

理想隨了步伐展開，

踏着我影兒消瘦。

雖沒有雄壯的身軀，

却憑無情的鋼刀。

我要帶點火種回家，

燒燬了伊們的深憂。

啊！將有淒絕訣離，

抑是悲歌的互奏？

國存家始在，

國破家不留。

八

伊憑欄眺着天空，

她小拳握在懷中。

雲間兇惡的機影。

激起她倆血的奔騰。

我，我純潔的天使啊！

你也願看那正義的血腥？

八月的血花開了。

三個心腔，一樣同情。

「牛衣對泣」豈能濟事？

憂鬱應換上高興。

不該帶了兒女私衷，

阻斷了向敵國長征。

我幹了殺敵的英碓，

你肩上護士的神聖。

一個是敵人的勾魂使者，

一個是救苦的觀音大士。

還要借了手足情，

安頓我們的小結晶，

天邊雨點的蕭蕭，

滴破了夜的淒清；

這不是離愁之淚，

是革命種子施洗的神靈。

它要冲毀了人們的黑暗，

洗出了大地的光明。

放下緊抱的臂吧！

前途各珍重，請，請！

我願你鞠躬盡瘁，

施出大士般的慈情。

你祝我跨着戰勝的光燄，

衝過了黃海，踏上了東瀛。

我披上英勇的戰衣，

在號角聲裏前進；

那密集的鎗炮，

似寄托了我大無畏的精神。

血花朵朵，硝煙陣陣。

把可惡的鬼子，肅清，肅清！



渡了蘊草浜，

長燄照着出征人，

江濱的敗草淒淒，

似是濛懂的鬼影。

看那白糟了命的敵屍，

竟先了主人犧牲。

過吳淞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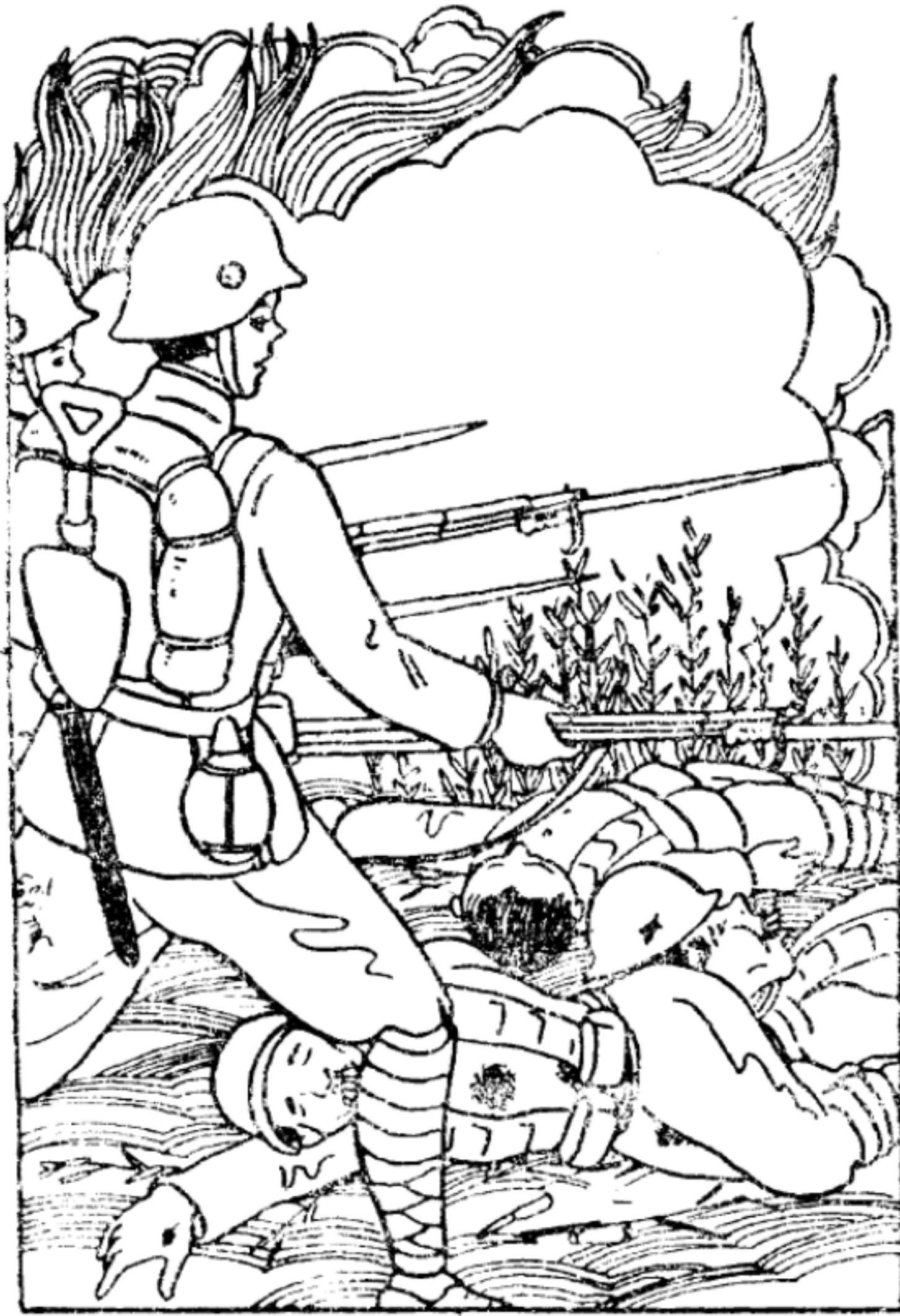
浪花激出了血腥。

那戰鼓般的炮響，

催起我的殺氣騰騰。

看啊！敵人的污卑，

匍匐在請命。



看那白糟了命的敵屍，  
竟先了主人犧牲。

望羅店，

十里胡笳響頻頻。

我們齊整的步伐，

踐滅了敵軍的精英。

健步橫跨了敵陣地，

腰刀鏗鏗，彈光隱隱。

我們要使敵人屈膝，

深深賠欠失敬。

——那是永遠地屈膝，

學了岳墳前的鐵人。

在正義與野蠻，

選出勝利的歌聲。

來，來，現在賭次最後的勝利吧！

萬惡的仇人們！

你用犀利的武器，

博我們團結的精誠；

我要將湧起的熱血，

贏倒你紅斑的旗影。

消滅了，海角的殘陽；

夜神吻了你的孤墳。

曾經浴血的英雄，

是枕着了戈，等候天明。

太平洋息了暴風雨，

換上美麗的白日天青。

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初版

1—1500

救亡文庫

戰歌

每册僅售國幣一角

印翻准不·有所權

著 者 蕭 劍 青  
發 行 者 青 年 作 家 協 會  
印 刷 者 大 方 印 務 局

上海千秋出版社總經售

卡德路郵局南一五三弄四號

電 話 三 六 一 二 二